

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能从五十多名发展到九千多万,且稳固执政世界大国七十多年?100年来,中国乃至世界,有多少人在追寻这个答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我再次阅读了建党80周年时《北京青年报》刊载的《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我的心灵再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灵魂再次受到了彻底的洗礼。我要把读后感传达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同我一样,使模糊的“答案”变得更加清晰。

舍生忘死,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是这些共产党人本质特性。李大钊面对奉系军阀绞刑架,慷慨陈词:“你可以绞杀我的生命,却不能绞杀革命!”夏明翰就义前挥笔写下了震撼天下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江姐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她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兑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江姐儿子)就送给你了,盼教以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烈士邓中夏,牺牲前,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问他的政治态度怎样,他回答道:“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这些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在严酷的斗争中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同样,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中共广州地下市委负责人周文雍和地下党员陈铁军,一心扑在党的地下工作上,把个人的爱情抛在一边。直到就义前一刻才宣布结婚,举行了一场纯洁而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红军长征时,徐特立已年近60岁,他拄着一根拐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后来中央负责人给了他一匹好马,

民族精英 中华楷模

● 黄万好

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二万里,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作为共产党省主席的方志敏,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却是一点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自己身无分文。“清贫”,成了方志敏的最大财富。黄克诚大将,80年代中期自感病已难治,便对医生们说:“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从而拒绝用药和挽救。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可他一旦清醒就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黄克诚把国家钱财看得贵如生命。解放后担任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彭德怀,无儿无女,他把工资大部分用于接济

经济困难的同志。他到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工作时,还看望当年为红军在大渡河摆渡的老船工,告别时把口袋中的钱都掏出相赠。彭德怀的人民情怀可见一斑……

《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感人至深。他们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亦是民族的精英、中华的楷模。正是有了他们带领全国亿万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使亿万人民逐步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日子。也正因如此,共产党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拥护与支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执政根基不断巩固夯实。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星星之火,已然燎原。南湖红船,必将承载亿万中华儿女驶向共产主义彼岸!

让我记住你们的脸

● 董月光

疫情期间,最敏感、最忌讳的莫非就是——“医院”二字。

我曾一次胃部不适,接着整个腹部疼痛不已好几天。自以为是肠胃炎,自作主张吃了医治肠胃炎的药,不疼了。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再次发作。

那天清晨去大华医院挂急诊。见了值班医生,按了腹部,他即刻判断——急性阑尾炎,立即手术。我——傻了。拍完“CT”,又做核磁共振。医生言简意赅:“非常严重了,已经化脓了。住院,上午立即手术”。

住进病房,女儿告知我是赵主任为我主刀,还有吴主任、肖医生。我真的中了大奖?!一般挂专家号手术,那得等待多少时候?

这次开刀的动静不小,那天中午饭时,年轻护士推着我飞一般进了手术室。手术灯次第亮起。麻醉师往我脊椎打麻药时,那个疼,钻心的,是真疼!我迷迷糊糊想睡了,听见医生的对话,有的说吃了几口面包,有的说吃了一点点心,我想着医生们真对不住你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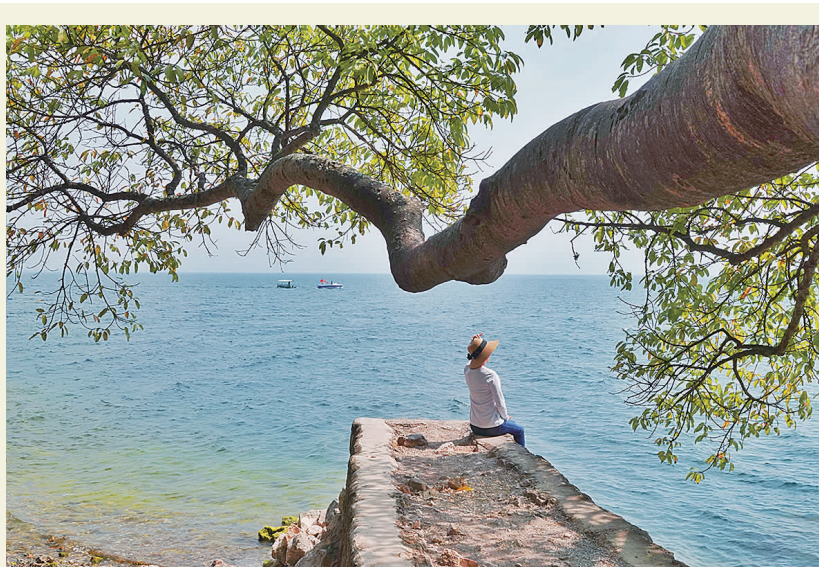
术后几天,巡视病房时,吴主任说帮我拔引流管,让我开心了一整天。因为据说拔时会很难受的。可是我居然没有觉得那么严重。到底教授级的,不一般。吴主任还亲自帮我拆线,我真是个幸运儿。

半夜两点,忽然病房里悉悉索索的声音,好恐怖。一支手电晃来晃去。只觉得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我吓得一激灵。扭头一看三位年轻的小护士,其中一位笑着轻轻对我说:“看看你的伤口。”我瞬间感动得竟像是遇见了亲人,顿觉疼痛烟飞云散。

各个病房里求助的铃声绵绵不断,她们穿梭于每间病房,始终笑脸面对患者,一直延续到天明……

十天我顺利出院。

请让我记住你们的脸。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是你们让我获得新生。



■ 眺望(摄影)

博文

桂卷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

上海有很多名叫树德里的弄堂,这里指的是今兴业路黄陂南路西北转角的树德里。20世纪20年代初,兴业路叫望志路,黄陂南路叫贝勒路。树德里的临南街面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望志路106号就在其中。向西一点的今兴业路80弄就是树德北里的弄堂,穿入弄堂,其东面除了通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还通永庆坊的四条弄堂;向西可以通白来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177弄,再向里则有吉平里、福芝坊、聿德里、昌星里等小弄堂;北面通今太仓路153弄,四通八达,是典型的上海弄堂格局。

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建于民国9年(1920年)夏秋间,是标准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砖间镶嵌白线,门上有大型雕花,大门上黑漆,配有铜环,门框围以石条。

望志路106号为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李汉俊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其兄李书城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据当事人回忆,整个建筑的南面,隔着望志路,当时还是一片农田,周遭环境非常

冷僻。因为这里是在法租界最后一次扩张时被划入法租界的,所以生活配套设施尚处在规划阶段。

望志路108号,就是李氏兄弟寓所的隔壁,正是1921年6月成立的公开出版机构《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李汉俊也是15位发起人之一。

这里离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很近。李汉俊为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事,经常要去老渔阳里与陈独秀见面,从望志路西行,用不了七八分钟即可到达。这条路上,当年应留下过李汉俊无数的脚印。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沪,希望中国共产党尽快成立。他们通过李达和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立刻与全国各地联系,请各地派代表来上海参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树德里望志路106号举行。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

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会议。

从23日至29日,大会均在望志路106号举行,各项议程按序进行,大部分代表每天都往返于白尔路的博文女校和望志路106号之间。但在30日会议刚开始几分钟,行将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中央机构时,有一个穿长衫的人突然闯入。他看到大家围在一起,答非所问地支吾了一句“走错了”就离开了。会议被迫中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立刻察觉到潜在的危险,在陌生人离开后的一瞬间,马上作出决断,让大家离开会场。大家离开后没有多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大批巡捕就包围了望志路106号,但是,他们完全扑了个空。留下的李汉俊和陈公博借《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的名头应付,说是在和几位北京大学的教授讨论书稿。而实际上,他们写字台的抽屉内还有一份涂改得非常厉害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上)

树德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